

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卷之五

江上蹇蹇

英人窺邊請撫

道光二十年兩廣總督林則徐奏請停止英商貿易。既得旨允行。遂下封港之令。維時英人貨船尙在老萬山。遷延不去。制府調派師船自廣州至于澳門。悉令封禁。大小河口嚴密防範。又懸賞購募漁船蛋戶。有能出洋燒毀夷船。擊斃夷兵者。除資給軍裝兵械。口糧外。仍飭地方官查明家屬。以時周恤之時。英之貨船雖望風遠徙。而護送鴉片之兵船往來偵探。輒被師船搜捕。人烟叅獲。其計遂不得。

是年之夏傳聞英吉利兵船遠颺並未回國率開向東  
北行裕制府亟行文咨會閩浙江蘇等省以爲該逆兵船  
業已陸續潛來內地雖疊經粵省驅逐而護送鴉片隨處  
誘買均在意中若由深水大洋揚帆直向北駛現值南風  
司令之際不可不加意嚴防等因時調任閩浙總督鄧廷  
楨偵知英師將取道窺廈門預募水勇在洋巡緝乘其不  
備而攻之四月英舟方泊于南澳島之西北水勇瞭見旋  
裝扮商船漸駛漸近乃以火攻夾擊其大船之首尾傷其  
船主水手人等數十名英師初以爲海盜據海國圖志載其月報事在庚子四月二十二日夷人初見以爲商船後因放槍其先後  
疑爲海賊核其年月正在廈門被剝前一月事

過者仍駛赴廈門遣人遞書以求通貿易爲請制府不答  
先調派水勇師船迎擊于廈門口外不克遂乘夜將各師  
船收回港內復載大礮二百餘門轟擊英人人口之船連  
敗之英師既遁仍乘舟北駛行至浙洋偵舟山之無備也  
遂入焉定海額設總兵一鎮守舟山舟山四面環海无險  
可守六月初二日瞭見在洋船隻游奕于山之前面初以  
爲賈船不備也初四日南風正發見洋艘分爲二幫一向  
西行駛此卽義律赴天津之船一北入定海計火輪兵船  
大小共二十六艘時定海總兵張朝發議親督水師出洋  
又派調中軍遊擊羅建功護左營游擊王萬年等分路堵

勦初五日突有洋艘二駛至定海之道頭街定海知縣姚

懷祥偕羅建功登舟詰之則手出照會文書一角脅大令

獻城

有傳其書者皆用漢字內稱英國水師統領爵子伯麥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敬啟定海姚縣主知悉

現水陸軍師到此須卽將定海所屬各海島堡臺一切投

降唯候半個時辰卽行開炮轟擊等語是脅大令獻城之

證大令不答退謀于總兵張朝發張曰吾領水師知扼海

口而已時英人後至之卅業已連檣內進羅建功等以外

洋炮火利于水而不利於陸請將水陸各兵一半撤至距

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堵守一半撤至城中登陴接應張

朝發不可初六日總兵復督水師出洋方至港口有夷人

杉板舟一徑入總兵船上投遞信

此卽聲明粵東燒烟歸咎林鄧與天津所

遞之書大畧相。同見卷四注內。張朝發不受。麾令軍士開炮擊之。夷舟乃逸。初七日。英人大小兵船。排列口門內外。總兵親統各營兵。并放炮相持。英人以飛炮自桅檣上注攻其左右。軍各營潰亂。兵士之傷亡者無數。船亦碎裂沈焉。總兵方身先接戰。猝被炮轟傷其左股。不能軍。衆兵搶救登岸。送回鎮海。于是英舟進泊城下。先是總兵出港。知縣姚懷祥與典史謀守城之計。令四門皆塞以土袋。語羅建功曰。在外者主戰。戰雖敗。不得入在內者主守。守雖潰。不得出。蓋欲以致之死地。交相厲也。及總兵敗。羅建功等託以城門重閉。不得入。亦相繼回鎮海。姚懷祥見城內無兵。預遣典史前

赴村舉招募鄉勇數百人甫至城聞變潰焉初八日漏四下英兵登岸陷城知縣姚懷祥赴北門外投水死典史守獄門不屈被戕死英人既破定海遂踞城而居之時浙撫烏爾恭額聞信督兵馳抵鎮海至則定海已陷自鎮臣以下皆回而張朝發實以受創傷重卧不能起隨據羅建功等稱其堅執出洋攻勦之見以致兵敗陷城遂奏稱當日各營弁擬請分兵或戰或守衆謀僉同收合尙有一千餘兵可以堅守城池何至猝然被陷其爲愎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地情罪實屬重大遂奉

嚴旨拏問而張朝發已越日身死時

上方授兩江總督大學士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赴浙勦辦尋奉

上諭總兵張朝發當接戰時退縮情形究竟如何該撫所奏未能詳晰著伊里布到浙後提同該革員等嚴行訊究務得確情毋稍徇隱欽此伊相到浙因張朝發已死仍據羅建功等供詞分別定擬完案于是張朝發以受傷捐軀竟不獲與姚懷祥等同邀

賜卹浙之士民寬之

方英夷之致書于總兵也見其不受乃泛舟西行欲自達于浙撫適過鎮海洋面遇有鄞縣商船至甯波託其代呈



商不敢隱。投之甯波府署。值浙撫過甯。知府鄧廷彩得其書。上之書。言英國宰相照會。

大清國宰相。蓋欲浙撫之上聞也。浙撫見定海已失。逆情顯著。不敢以聞。乃却其書。仍由甯波府交原帶之商人送還。具其顛末。附片奏陳。

上亦置不問。時烏爾恭額以失守海疆。自請嚴議。奉

旨革職。仍留浙江巡撫之任。續因夷人赴天津追論其事。奉

上諭。烏爾恭額當該夷前在浙江投遞稟帖。欲求轉奏。乃于接收時。並不將原書呈奏。遽行擲還。以致該夷船駛往。

各處紛紛投訴。實屬昏憤致誤機宜。烏爾恭額著伊里布委員解交刑部治罪。欽此。浙撫被逮入都奉

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訊供。供稱當日夷人投遞書函。已在攻破定海之後。況書係固封。其中措詞是否得失。未便拆閱。自念守土之官。既失城池。罪名難追。今未克復定海。卽爲呈奏原書。爲罪更大。是以送還。僅于籌辦捐內將退還原書大畧情形具奏。未經詳晰聲敘。係因彼時防守海口。安撫居民。日夜籌畫。精神昏憤。不知請旨定奪。自揣謬妄糊塗。辜負

天恩。祇求從重治罪等語。遂按律擬結。然浙撫當日得罪

之由。實不因退還原書。致啟邊衅。況義律另道赴天津。已  
有成見。亦不因浙撫退書。始行遠訴。蓋其時撫議方興。林  
鄧被譴。故復因該撫之壅于上聞。而並論之。欲以安反側  
之心。施羈縻之術也。

是年秋八月。英人義律馬利遜等。舟泊天津海口時。任直  
隸總督者。爲大學士琦善。義律乃持英國照會中朝宰相  
之書。遣人詣大沽口上之。大意言粵東燒烟之衅。起自林  
鄧二人。因及春間索價不與。遭其詆逐。以致越竟求撫。遂  
入浙港之由。又言在浙時。曾遞書總兵。不受。再遞書浙撫。  
亦不受。不得已。始越赴天津呈訴之由。相國據以奏聞。遂

力持撫議。天津道陸建瀛謂該逆尙踞定海。逆情顯著。而託以請撫爲詞。是據邑以要我也。請以此時錄奪其舟船。而羈係其酋長。俾之繳還定海。然後徐議之。相國不可。旋宴其頭目二十餘人。皆溫言撫之。許以奏乞。

大皇帝格外恩施。並遣重臣詣粵東平反烟案。英人大喜。時火輪船先後至者八艘。聲稱尙有兵船在後。義律見相國假以辭色。遂張大其本國之富強及船炮之堅利。出入抗行。意自得甚。相國與之議定。遂請入都面陳撫事。而中樞力贊成之。卽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琦善馳赴粵東查辦。義律既得請。

遂自天津起旋。去行至山東。東撫託渾布具犒迎送。皆如禮。奏曰。義律馬利遜等自天津回南。過山東內洋。接見時。甚爲恭順。聲稱伊等此來。志在乞恩。今幸蒙

大皇帝鑒察。欽差赴粵東查辦。不勝欣感。不敢在途滋擾。

詰以來船。僅止五隻。餘船先抵何處。據稱伊等初來。曾糾

約孟雅喇國兵船四十隻。

孟雅喇卽東印度之孟加刺

以爲後援。嗣蒙

恩旨。恐該國不知情由。誤行侵犯。更屬辜負。

天恩。故由天津起旋。後先撥船三隻。由天津迅速回南。阻

止前次兵船等因。蓋義律當在天津時。出入驕蹇。訟言挾

制相國以羈縻。故深祕之。而其入都在

上前亦多造膝語。廷臣弗聞也。迨東省奏至。始知義律之來。心懷叵測。意謂此行如邀允准。卽回粵聽候查辦。否則糾約之兵船在後。卽張挂紅旗。以圖滋擾。危言要挾。不悟其奸。于是中外皆知相國之衰甚而氣餒矣。維時林鄧雖被議而閩督則顏伯燾。浙撫則劉韻珂。松江提督則陳化成。皆持勦議而蘇撫裕謙者。方署兩江總督。尤持不共戴天之憤。欲翦滅此而朝食。聞琦相粵東之行。不禁拊髀流涕而嘆元老之誤國也。時義律南歸。過江蘇制府懸重賞購之急。乃潛赴鎮海。乘肩輿徑入伊相大營。有衢州守備周光壁者。厲聲叱之。始步而入。伊相方奉粵東咨會與義

律分庭抗禮。諸將莫敢言。旋遣家人張喜前赴海上犒師。往來不絕。于是三軍之士無不解甲而甘寢矣。伯麥踞定海數月。聞撫事定。輒聽洋艘四出游奕。行至餘姚。有土人誘其五桅大船。擱淺內灘中。獲白夷數人。內夷婦一人。裝飾甚盛。有傳其爲外洋之公主者。伊相聞之。飛檄餘姚縣設供帳。委員護送入粵。時白夷有善繪事者。上海知縣黃崑得其所繪彼國朝儀圖。以上則英國女主也。予親見其圖說。女主之壻曰博雅。那同在朝班序立。凡大臣入朝率屈一膝。以手執女主之手而嗅之。後見臺灣所進圖說及西人紀載。皆與此同。是年冬義律回粵。適琦相已至粵中。尋奉

命授兩廣總督。于是定海之師既緩。而粵東之怨以洩。義

律此舉蓋兩得之計也。

初定海告陷之疾置聞。

上以邊衅之開。燒烟實啟之。時粵東奏報拏獲烟犯案。至奉

硃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獲奸犯。亦未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无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何以對朕也。欽此。制使具摺請罪。又附片請戴罪赴浙圖勦。蓋謂該逆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于浙。以粵省無可乘之隙。故窮蹙而思他逞也。

原奏詳後維時義律

既思以踞定海。要天津之求。又欲以去林督破粵東之局。



自琦相受代。粵浙兩省罷兵。而義律乃得逞志于粵。謬爲先戰後商之言。而相國終不悟也。踰年義律見香港不可驟得。乃請繳還定海以易之。伊相既得粵中咨會。始遣員渡海收復。於釋夷俘。不數月間。而羊城納賂之歟。遂爲舟山拜賜之師。君子是以惜制府之不用。而粵浙之兩傲也。附錄林文忠請戴罪赴浙圖勦片奏。

再臣渥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爲我

皇上陳之。查此次英夷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于浙。雖變

動若出于意外。其窮蹙正在于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烟獲利之重。每歲易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興復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于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土一斤。祇賣洋錢一員。是卽在該國孟阿刺等處所出之區。且不募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然聞其在洋外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計。炮子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亦可概見。又夷人過冬以毡爲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言定海陰濕之氣。病死者甚

多大氏朔風戒嚴。自必舍去舟山。揚帆南竄。各洋商之  
在粵省。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亦各氣分不平。  
均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夷現有進退維谷  
之勢。能不內怯于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逞  
其桀驁。肆其洞喝。再生祕計。冀得售其奸。如一切皆不  
得行。仍必帖耳俛伏。臣前屢次體驗。頗悉其情。卽此時  
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更足使之坐困  
也。夫自古苗民逆命。無損于堯舜之教我。

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如鴉片之爲害。甚于洪水猛獸。  
卽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之驅除。

聖人治惡懲奸。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有以鴉片爲不必禁者。若謂夷兵來浙。係爲禁烟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于此時。與發之于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內地。猶瘡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瘡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烟者尙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疽。內毒或可消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瘡疽作痛。不得不急爲扶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卽與潰膿无異。然惟膿潰而後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其膿盡之後。自

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求消散。萬一毒隨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

乾斷嚴明。

天威震懾。躉船二萬餘箱之呈繳。係英夷義律遞稟求收。有漢夷字原本可查。於有夷帑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毀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各夷觀看。維時各夷來觀之人。有攢爲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氏謫。

天朝法令。足以服人心。今夷書且載文諭外洋。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一斤。人卽正法。貨船入官。亦以漢夷字爲憑。具結之後。查驗他。

國洋船皆已絕无鴉片。惟英逆不遵法律。且肆鴟張。是以特奉

諭旨。停其貿易。未有浙洋之事。或尙可以恩施。今既攻陷城池。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共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議者以爲內地船炮。非外洋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不若設法羈縻。不知夷情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失威不克。卽恐患无已時。且他國效尤。更爲可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

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有游移之見也。卽以船炮而論。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卒辦。而爲長久之計。

亦不可不先事預籌。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到  
今。粵海關已征銀三千餘萬。收其利者。必思預防其害。  
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造炮船。則制夷亦可以裕。  
如何。至尙形棘手。臣節次伏讀。

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洵足以昭垂奕禩。但粵海關稅。  
既比五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從此制  
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堅。似經費亦可酌籌。卽裨益  
良非淺鮮。臣于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更  
獻芻蕘。惟事苟有裨于

國家雖頂踵捐糜亦復何敢自惜。儻蒙

皇上格外天恩。寬其一綫。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効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隘口防堵。嚴密察看。現在情形。該逆夷似无可乘之隙。堪以仰慰。

宸懷。謹繕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按文忠此奏。正值義律至天津遞書之時。

成盾見該夷紛紛投訴。率以燒烟爲詞。不能無憾于當日辦理之過激。然是時粵省岌然。閩洋報捷。正可合三省



兵力爲一掎一角之師。而義律之所慮者。不在于浙。而在于閩粵。故必謀去林鄧。而後定海之師可緩。尤必先  
去文忠。而後粵東之志可逞也。據二十一年閩督顏伯  
燾所奏。粵東夷務摺內。稱上年八月。該逆赴天津投遞  
呈詞。不過藉緩定海之師耳。琦善宴其頭目二十餘人。  
嬉笑怒罵。隱忍受辱。天津道陸建瀛數次請拘留其人。  
令其繳還定海。琦善以爲書生之見。云云。予詢之當日  
天津之在事者。謂義律以燒烟積不平。形諸怨望。至其  
嬉笑怒罵之語。祕密不傳。惟見當天津留宴時。夷酋箕  
踞椎髻。有舞洋鎗飛刀于坐上者。相國爲之動色。是則

義律撫事之請。非干之也。挾之也。又裕制使曾蘇撫文內言。該逆之注意。本在廣東。前兩年廣東防守嚴密。無計可施。遂攻踞定海。而其居心。終不能忘情于廣東。故又逞其奸計。擇可欺者而欺之。遂往赴天津。直隸督院處遞詞乞撫。於有中堂若赴廣東。我們即可永遠和好之語。督院不識兵機。不知夷性。墮其計中。毅然以爲已任。一到廣東。接署部院。卽將兵船水勇。概行撤去。甚至責備副將。不應在炮臺上施放號炮。驚動夷人。致令生氣。此等謬妄情形。可咤可恨云云。予謂英人所憾在粵。而奔疾于浙者。粵堅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則堅者

亦瑕。觀于天津遞書。林鄧被議。琦相入粵。虎門撤防。則其視粵也。如探囊而取物矣。義律本無就撫之心。特藉琦相以破粵東之局。鎬緘滕。而後爲先戰後商之大言。以脅之。雖欲不瑕。烏可得哉。

按定海之役。浙撫奏參總兵。愎諫撤守。所謂愎諫者。卽羅建功等所供。欲撤水師入城。以俟登岸防勦者也。然當日守兵不多。卽陸路亦非水師之長技。就使登岸防勦。亦未見遽能得手。而總兵不受夷人信函。督兵開炮。非有心退蕙者可比。至其受傷之重。回至鎮海。拮烏撫奏參後奉。

旨收禁。間卽据甯波府鄞縣知縣舒恭受。以張勳發自被  
炮轟傷後。日漸沈重。飲食不進。醫治無效。于七月初五  
日戌刻身故。該縣會同城守都司親往查看。實係火毒  
內攻所致等因。此据高撫二次片奏是總兵受傷身死。相距二十  
餘日。其爲力戰捐軀。豪无疑義。若羅建功王萬年等。相  
率潰逃。退至鎮海。迨奉

旨查辦。又值總兵已死。無可對質。狡供避就。未可據爲信  
讞也。至烏中丞在浙。不能預防邊患。授之以瑕。咎無可  
諉。而其不受夷人投遞之書。未爲謬妄。相國欲徇義律  
之請。遂謂其墜下情于上達耳。實則還書之舉。尙不失

持之以正者歟。

中西紀事卷之六

江上蹇安

粵東要撫

二十年冬。欽差大臣大學士琦善至粵。尋奉

旨。署兩廣總督。義律自天津赴浙。亦由浙回粵。以相國撫  
議已定。請撤沿海防衛。許之時。洋艘皆泊虎門外。虎門爲  
入省河之咽喉。水師提督駐焉。其在外之炮台凡二。曰沙  
角。曰大角。皆有防兵。自十九年燒烟之後。益增戍守。凡官  
設之師船火船。下至漁舟。蛋戶。快蟹。扒龍。悉排列口門內  
外。至是裁減官艘。酌留其三分之一。而招募之舵工水勇。散

道殆盡矣。義律乘舟來往省會。首索烟價。繼又求給香港馬頭。行文照會。且趣相國回文。以昭憑信。相國以事關割地。遷延不覆。義律見兵勇漸撤。虎門空虛。數遣人挑戰。相國亟傳諭止之。義律曰。戰而後商未爲晚也。十二月十五日。英人糾約漢奸。乘坐多船。直逼虎門外之沙角炮臺。三江副將陳連升督兵拒之。初以地雷扛礮擊斃夷兵四百餘人。援兵不至。英人并力攻之。遂奪炮臺。陳連升及其子陳舉鵬。千總張清鶴。皆力戰死焉。英人進攻大角炮臺。守臺之千總黎志安受傷。將炮位推落水中。潰圍而出。遂并奪大角。悉取水中炮位。分兵戍守。于時虎門危急。水師提

督關天培守靖遠炮臺。總兵李廷鈺守威遠炮臺。遣弁告急于相國。請增兵以固省城之門戶。而相國仍執撫議不許。提鎮固請。乃密遣兵二百名。乘夜暗渡。不令義律知也。義律挾兵以要相國照復之文。因前此有戰後再商之語。乃仍以索烟價香港爲詞。行文照會水師提督。竺蓀以三日內回覆之限。相國据以奏聞。其畧曰。該逆不候回文。輒行攻擊。迨兩炮臺奪破後。提臣請將該夷前次來文。從權照覆。藉以作緩兵之計。庶可量爲布置等因。函致前來。伏思此間水師兵械技藝廢弛已久。經該夷猖獗之後。益形氣餒。爲今之計。總須設法。先行止住夷船。俾得并力籌辦。



而該夷前日來文。本有戰後再商之說。臣以該夷續有所請。其來文接收與否。反屬兩難。若如該提臣所稱。將前日來文從權照復。而今次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候照復。此間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具報之書。總應聽候回文。何以輒先滋擾。不若借此作爲詰問之詞。觀其是何意見。再行登覆。庶以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稟復文書。既于

國體无傷。或仍可設法羈縻。用經備文去後。復准提臣函稱十六日辰刻。即破兩炮臺之次日將虜我官兵。何一魁釋放。交其隨帶致該提臣文書一件。經提臣簽復發去。隨又一書列

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于三日內照復等語。隨代提臣具覆。將文稿寄交繕發。告以業經行文諮詢。俟其登覆再辦。現尚未據回報等因。是時相國意在緩兵。仍執撫議。羈縻之。迨兩炮臺奪破之奏至。

上已簡授親臣宿將。一意進剿。義律亦偵知大兵將至。所請不行。踰年而粵東之衅復起。

二十一年正月。相國與義律相見于蓮花城。定香港之約也。初英人挾兵要撫。數行文照會。索香港甚力。相國慮虎門失事。佯許之而未敢入奏。義律度香港未可驟得。續請獻出沙角大角炮台。並遣人赴浙。繳還定海以易之。又趣

相國回覆相國乃以出查炮位與義律訂期見焉。義律凡兩見相國。出其所定貿易章程。及給予香港全島。如澳門故事。相國皆許之。義律又請蓋用關防。相國不可。但傳言屬其安靜守候。一面咨會伊相。收復定海。省釋夷俘。一面據其照會來文。均摺陳奏。時

上方授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飭卽馳赴粵中勦辦。適相國奏至大怒。奉

上諭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一至于此。該夷兩次在浙江粵東肆逆。攻占縣城炮臺。傷我鎮將大員。荼毒生民。驚擾郡邑。大逆不道。覆載難容。無論繳還定海獻

出炮臺之語不足深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復我疆土其  
被戕之官兵懼害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  
勦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即馳  
赴廣東整我兵旅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通夷漢奸檻  
送京師盡法處治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聲明大義拒絕  
要求竟甘受其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  
受夷書胆敢附摺呈遞代爲懇求是何居心且據稱同城  
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相內  
阿精阿怡良等未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著革去大  
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是時義律自以香

港業經相國說明允給。遂于該處擅出僞示曉諭居民。指香港爲英之屬埠。又行文照會大鵬營副將。令其將內地營汛撤回。副將照抄來文。由提督咨會到粵。粵撫怡良据以奏聞。其畧言自琦善到粵以後。如何辦理未經知會到臣。忽聞外間傳說義律已在香港出有僞示。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彼國等語。方謂傳聞未確。豈惑人心。隨据水師提臣轉据副將稟抄僞示移咨前來。臣不勝駭異。惟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相沿已久。均歸中國之同知縣丞管轄。而議者猶以爲非計。今該夷竟敢將

天朝士民占踞全島。該處去虎門甚近。片帆可到。沿海各

州縣勢必刻刻防閑。且此後內地犯法之徒。必以此爲藏納之藪。是地方旣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復无常。一有要求不遂之時。必仍以非禮相向。雖欲追悔從前。其何可及。伏思

聖慮周詳。無遠不照。何待臣鯁鯁過計。但臣忽聞海疆要地。外夷公然主掌。竊敢以

天朝百姓。稱爲英國之民。臣實不勝憤恨。第一切駕馭機宜。臣无從悉其顛末。惟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諭旨。調集兵丁。預備進剿。竊令琦善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爲辦理。均經宣示。臣等晤見時。亦悉心稟請添募兵勇。以

壯聲威。固守虎門炮臺。防堵入省要隘。今英夷窺伺多端。實有措手莫及之勢。現既見有夷文。僞示不敢緘默。謹照錄以聞奉。

上諭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炮。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在廣東通商。於給予香港泊舟寄住。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況此時於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卽令其公然占踞。怡良所奏覽之。曷勝憤恨。朕君臨天下。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格外恩施。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理尤要可。

扼軍器尤利可恃。兵力不堅。民情不固。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卽革職。拏問。所有家產卽行查抄入官。欽此。維時將軍參贊已在途次。連奉

廷寄。令兼程赴粵。而琦相仍以定海收復。撫事可成。遂續奏陳香港地勢及現在籌辦情形。

上恐該將軍等到粵。復踵權宜請撫之故轍。當將琦善前後摺奏及兩次

硃批給交將軍等閱看。復奉

廷寄言英夷種種不法。殊堪髮指。前有旨令楊芳先行赴



粵會防。於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計已接奉遵行。該將軍等到粵後。務卽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剿。不可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少加寬縱。又密飭將軍等訪查。當日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之事。逐一查明。據實具奏等因。當琦相上年之赴粵也。陛辭出都。沿途諏訪通習夷語之人。行至山東有東省濰縣知縣招子庸者。廣東人。述有同鄉鮑鵬在署。素通夷語。遂由東撫推轂挈之至粵。鮑鵬以前年在粵充夷館買辦。與義律相識。又以販烟土賺重利。經粵督查辦私梟入之訪。

拳案內。鵬懼罪。潛逃山東。迨隨相國入粵。數與義律往還。所有請給香港。退還定海之事。皆鮑鵬居間來往作說客。而相國以事關通夷。特祕之中外。藉藉語沒聞于

上。及二角之役。

上決意主勦。見相國始終欲爲義律乞恩。以此益疑之。而相國果以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入奏。遂有虎門之師。

二月初六日。英夷乘舟闖入虎門。靖遠炮臺陷。水師提督關天培死之時。靖逆將軍奉

命赴粵。尙在江西途次。而參贊果勇侯楊芳。自固原提督

任所先行甫入粵界。

上以該逆有先事滋擾之信。由六百里字寄將軍等。於將  
琦善原奏抄給閱看。謂該逆退出定海。勢必將在浙兵舡  
歸并粵洋。恃衆負隅。儘力抗拒。若我師兵力單弱。遽行進  
勦。恐有疎失。方有旨飭令粵省廣州將軍巡撫等暫時協  
力防守。以俟大兵之集。詎義律偵知。謀爲先發之制。遂于  
是日駛駕火輪兵船直入虎門口內。關天培督兵守護靖  
遠炮臺。開炮擊中夷舟一。有頃英人以大幫連檣而進。我  
營軍士衆寡不敵。紛紛潰散。提督中鎗自刎遂陷焉。時威  
遠橫櫓等處炮臺聞警自潰。總兵李廷鈺副將劉大忠皆

敗走。英師乘勝長驅直泊烏涌湖南。鎮守總兵祥福拒戰不克。與其戲下二將赴敵死之。烏涌去省六十里。會城震動。是月十二日。果勇侯楊芳到粵。其時各路官兵尙未齊集。而虎門內外之舟師悉被逆夷燒毀。炮臺既失。炮亦隨之。果勇議以堵爲勦。值二十四日。英人將以舟師闖入省河。經鳳凰岡。官兵擊退。不意長潮之際。南風大起。英人又添派兵船杉板共三十餘艘。乘風擁至。迭被官兵轟擊。逆船恃其堅厚。且行且拒。冒死深入。飛炮火箭并力注攻。果勇懼蹈虎門覆轍。復議羈縻。而彌利堅請款之舟適至。彌利堅者舊制通商之國。來粵之貨船也。以十九年秋冬間。

停泊澳洋。正查驗進口。而停止英夷貿易之令下。于是外洋各國。應遵舊例。駛赴黃埔。開艙卸貨者。悉被英師船攔阻。不能進口。迭奉

上諭。所有恭順之各國。均准照常貿易。值英夷犯順。各國仍阻遏外洋。不得入自虎門之役。英師攻破烏涌。卡座夷舟直達黃埔。因而向准通商之彌利堅佛郎西及港脚等國。貨船隨後進口。欲援例呈請開艙。適鳳凰岡之役。官兵相持。英人狡逞。于是彌利堅領事赴營稟訴。呈請進埔開艙。兼爲英人緩頰。大意謂該夷既經繳還定海。不敢更有他求。惟貿易一事係

天朝二百年來稠疊恩施。不得不代懇法外施仁。仍循舊制。呈出義律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惟求恩准照常貿易。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字樣。又言英國貿易之夷人。實未隨同滋事。若貨船入口。正可藉以制服師船等語。果勇見省城危急。亦欲藉此以作緩兵之計。遂與粵撫聯銜奏請奉。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窺省之役。

四月。英人以舟師橫亘省河。謀攻粵也。初琦相被逮。

上赫然震怒。趣令進兵。而果勇侯楊芳時以勲臣宿將。首先入粵。義律爲之稍斂。續因彌利堅呈請通商。据情代奏。

而義律索烟價。香港之吠聲復作。粵東省河自烏涌以內。其迤東之要隘曰獵德。曰二沙尾。西南之要隘曰大黃滯。皆有砲臺。分兵駐守。瑤相聞英人將入虎門。層層撥撤。意在專守省城。而英兵已堵塞其上下游之路。消息不通。時靖逆及參贊隆文皆已抵粵。問計于林制使。制使請先遣洋商設法。羈縻俾各夷船暫退稍遠。仍將獵德大黃滯等處密運巨石。雇齊人夫。乘夜填塞。一面調撥重兵。兩岸防守。仍于岸上多備沙袋。以爲撫砲之需。然是時各隘口兵勇已撤。所有前備之木椿石塊。悉被英人陸續起去。復以杉板小船往來游奕。牽制多端。大府計無所施。惟嚴重閉。

之令而英舟已銜尾抵城下矣。初一日英人駛入火輪兵船。先泊城外十三洋行。河南官兵出而禦之。殺傷皆相當。我水師之被轟擊者損其三艘。初二日英人調撥火輪船三分襲省西之泥城。泥城者佛山鎮之要路北門之管寄焉。協將岱昌與戴罪留營之劉大忠守之。聞炮聲倉皇遠遁。官兵皆望風而靡。遂燒我師船六十餘號。又乘勝回劫十三洋行。修通怨也。初三日英人分股登岸。水陸交攻。防兵皆潰。焚毀城外民房。火光燭天。初五日英人攻四方炮臺。臺據省城之後山。俯瞰全城。城中兇惡時有閩中新募之水勇。初到入城。督撫飛檄救援。將軍阿精阿以省城緊



要遣員持令箭截回。四方炮臺遂陷焉。維時軍民皆閉于城中不得出。外援既絕。英人距堙而攻之。每夜輒以火箭火彈穿射城中。軍民重足。于是廣州府知府余葆純復請議撫。而義律志在索烟價一百二十萬。大府有難色。越日炮子直穿入老城貢院前。將軍以下皆懼。乃遣余葆純出城見義律。許以烟價之半。時彌利堅商人有在城外者。居間排解。議遂定。余葆純請令夷船退出虎門外。而義律要以俟賂欸清後。將軍參贊撤兵退出城外。然後起旋粵中。官吏有從旁而怒髮決眦者。然卒无以難也。省中以初八日解嚴。越二日英人始退出四方炮臺。靖逆慮傷。

國體。乃捏稱初八日焚擊痛勦。大挫其鋒。續奏稱義律窮蹙。乞撫。求准照舊通商。於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烟土甘結。將所付六百萬作爲追交商欠完案。其六百萬之款。由粵海及藩運兩庫給之。仍以十五日將軍及隆參贊退駐會城外六十里之小金山。英人乃陸續駛舟出虎門外。是役也。

上見夷情恭順。姑准在該省通商。而粵東節次焚勦之奏。不過爲在事員弁虛綴冒功張本。

上亦知之。不復深詰也。

方撫事之定也。粵東士民以大府無謀。官兵示怯。一時謗

議沸騰。適英人以賂故撤去四方炮臺之兵。肆掠于城外。初十日將入佛山鎮。取路泥城。過蕭關三元里。里人因其淫掠起憤。譁然爭逐之。于是一時鳴金揭竿而起者。聯絡一百有三鄉。不戒而集。頃刻間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義律預焉。時夷衆不過千餘。冒死抵拒。被村衆擊斃兵目二人。夷黨二百餘人。義律遣人突圍而出。走告太守。太守慮敗撫議。亟出城排解之。鄉民漸漸解散。義律乃得遁回舟中。是時將軍參贊尙在省城。兵勇未撤。烟價未交。有以爲事機之可乘者。而余葆純乘夜徑出。大府相率爲掩耳盜鈴之計。

傳聞當日余守出城彈壓。寔奉大府密諭。然有文札可憑。後因粵民交誼欲自行呈揭。大府止之。迨

該守告病歸。仍加道銜。蓋大府以此懃勤之也。王廉訪信  
中謂其私自出城。或諱言之。抑其時廉訪實不知耳。豈有  
城外人聲鼎沸。而大府如木偶者。今以爲掩耳盜鈴。差得其實。于是粵中清議。尤集矢于  
太守。遂糾集一百三鄉之紳士耆老。啖血誓師。語侵當事。  
以余葆純私放義律。爲通夷賣國之尤。而太守自是不  
容于粵矣。當上年林制使查辦烟案時。余方在南雄州任  
內。奉調至省。實相與左右之。至是以附和琦相。不復自顧  
其矛盾。遂奉命數與義律往還。談論烟價香港之事。及將  
軍參贊既至。更爲張大其腐鼠之嚇。撫事已定。卒以重賂  
完城靖逆。爲入之焚勦案內。以旌其伐。故粵東成敗之局。  
夫已氏實始終之云。

按撫事之局

成庸偶中于琦相先入之言。不能無動。迨舉事一不效。輒幡然中悔。授鉞誓師。轉圜未爲不速。而其究也。元戎逼脅于垂堂。老將因循于拱墓。于是粵東要撫之勢成。而邊陲割地之議起矣。當英夷垂涎澳門不可得。乃役志于香港。琦相亦知香港既給。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炮。流弊不可勝言。一旦爲義律要挾。不能自持。故其前後奏詞。率多支離掩飾。而與義律往返晤商。事機祕密。卽据其刑部訊供。亦恐多不實不盡之處。今按相國被逮在刑部。供稱到粵後。該夷來討貿易馬頭。商議未定。卽

攻擊大角沙角炮台。琦善因救急無策。佯允代奏。給與香港地方寄居。該夷意在挾制。即在彼假出偽示。支搭帳房。十二月內。該夷欲交定海。當即函致伊里布。屬其帶兵前往收復。然有該夷給與留浙頭目信函。增入封內。由駙遞往。本年正月初五日。琦善赴虎門查勘師子洋面。夷目義律求見。以定海繳還。欲求通商。呈出所議章程數條。多係貿易瑣務。琦善以其多有窒礙。當加指駁。其時首府於將弁及洋商等均在該處伺候。惟鮑鵬通曉夷語。是以令其傳話。十九日。琦善復往虎門查看炮位。至蛇頭灣地方。義律又來求見。懇給予香港全島。

三  
於擬寄居貿易各條款。求爲蓋用關防。琦善未經允許。  
二十八日該夷聞大兵將到。勢必攻勦。時思蠢動。琦善  
見虎門危急。著鮑鵬給與文書一件。內稱如欲香港全  
島屬其安靜守候。俟奏明後方可定議。於面諭鮑鵬如  
夷情不順。卽將文書帶回。鮑鵬見其情形凶惡。未曾付  
給。遂有二月初六日之事等語。此其在粵查辦夷務之  
顛末也。惟虎門不肯添兵。坐令失事。是相國一重疑案。  
據粵東抄傳少穆制使信函。謂十五日打仗之後。義律  
却用文書與提督。於寄靜老三信。限三日內回復。否則  
再攻。靜老連趕數信與義律。屬不令人知。而逆夷聲稱。

要事事全依方能歇手。關李專弁請兵。僅許密發二百名。其差官來轅哭訴。据云提鎮兩位在炮台相向而泣。既無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斃云云。然則二角既失以後。虎門未失之前。此中曲折情形。豈非所謂知而使之爲不仁。不知而使之爲不知。持此以轉詰琦相。恐亦無詞以解也。至于義律兩次見面。仍是要求入奏。及關防照覆之文。而索香港一節。則當相國入粵之初。已稱情而許之矣。開門揖盜。百喙奚辭。聚鐵爲山。一錯難鑄。何義律之智而琦相之愚也。若夫城下之盟。其失計在于彌人請款。果勇入奏。遂爲義律之奸計所乘。一誤再誤。可



勝言哉。

以上所記二角虎門之役。多據邸抄。參以琦相供詞之合者。又核之粵撫叅奏。及將軍參贊在途次所奉前後上諭。

廷寄。更證以裕帥咨會蘇撫之文。粵東抄傳林制使之信。義律稱兵要撫之本末。畧具于此。至英夷窺省。粵中議和。則靖逆原奏。無一徵實語。惟王廉訪信函。得自目擊。顏制使所奏。多係崔探。今悉本之。於附錄其原文于左。以資異日史志家之攷證焉。

附錄王廉訪

廷蘭

致閩中曾方伯

望顏

信

再啟者。粵省此番用兵。所謂各省之兵。萬有七千。不可謂不多。各庫銀欸數百萬。餉不可謂不足。木料買自廣西。火藥鉛炮解自江西安徽。軍裝器械不可謂不備。而卒至決裂潰敗。一至于此。實由當事既鮮有章程。用兵復漫无紀律。有筆墨之所不能言。而又有所不敢言者。此邦乃足下桑梓之地。自必望信甚殷。特就當日實在情形。有不可解之事。四。有可惜之事。機二。有可爲痛哭者三。爲足下陳之。廣東設炮台以來。大角沙角虎門三連橫檔烏涌獵德二沙尾。以及省河各處。皆爲要隘。古人相度地利。棋布星列。一氣聯絡。實今人所不能及。夷

船之初至省河也。固漢奸所引進。實因我無備使然。琦  
相來粵。先存一不敢戰之心。畏之如虎。使早爲未雨綢  
繆。斷不至此。賊破虎門。烏涌急撤。獵德炮臺之兵。賊至  
二沙尾。急撤省河炮臺之兵。以爲我不撤兵。兵必爲彼  
所敗。所以姑退收兵入城。以爲講和地步。不知省之有  
炮臺。猶人家之有門戶也。賊到門而門不關。可乎。開門  
揖盜。百喙難辭。迨卧榻之前。已被賊人鼾睡。乃猶歸咎  
于始事之人。此不可解者一也。夷船之進內河。其初茫  
不知內地虛實。用一二杉板小船。載漢奸探水。次第而  
入。至我所載石沈船之處。不見一將一兵。以爲守禦故。

得將木椿碎石陸續起去。放心前進。此無人之境。非如  
入無人之境也。城守時有拿獲漢奸多名。訊知彼處每  
日有漢奸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我處探事終日誑  
報。自相恐嚇者居多。故兵船撤退之時。望見夷船有攔  
淺數日不能動者。或用小船起撥。或用火輪船牽曳。使  
平日有一二能事者。探得實情。用快鱗艇載水勇向其  
攔淺之船四面圍遶。用火焚之。非易事與。乃彼有用心  
探水之人。而我无認真探者。彼能用漢奸作內間。而我  
從未聞有一夷奸作外間者。此不可解者二也。更不可  
解者。賊踞香港。蓋帳棚百餘間。出有偽示。初一日据引

水探報所蓋帳棚忽拆去大半。又據報夷衆紛紛上船。凡夷船在獵德烏涌一帶二十餘隻。火輪船數隻。杉板船十餘隻云云。弟早間行香時。因于進見。妄叅末議。以爲夷衆既由香港上船。彼處現必空虛。如能分兵一路。暗襲其巢穴。一面用重兵守泥城。如省河打仗時。可以出奇。由花縣兜其後路。縱未必全勝。亦可牽制其師。柰當事以書生之見。无應者。迨事敗之後。羣歸咎于發令太早。不知夷船已全數駛進虎門。其意何在。我不擊彼。彼必擊我。先發制人。未爲不可。特布置失當耳。初一日打仗後。夷船稍退。以火輪船二直趨泥城。泥城爲北門。

咽喉。亦爲佛山要路。此重地也。先是橫檔失守。有叅將劉大忠者。兵敗而逃。當事以殉難聞。奉

旨賜卹。嗣因其逃回。始以受傷見水得生爲解。復派伊與某協岱昌同守此地。岱昌從未身歷戎行。一卑鄙无賴小人。因係親信。派充營伍。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爲事。因製辦火藥木料。可以沾潤。復夤緣而往。雇一小艇。逍遙于其間。距泥城水口僅里餘。聞炮聲。卽倉皇遁去。至今未知作何區處。又初五日。賊逼炮臺。兵將捲炮而走。夷船揚帆至天字馬頭。放空炮數聲。亦皆遁去。其實干把以上將官。皆在城內不出。是難以敢死大義責之兵。

丁也。維時城門全閉。五六七三日以來。夜間賊用火箭火彈。直打城中。城外東西南三處。火光燭天。燒去民房千餘。呼號之慘。不堪言狀。大帥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開門准進。而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夫兵所以衛民。今乃藉民以衛兵。此不可解者四也。義律住洋行十餘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數隻而已。不難擒也。伊亦豪無准備。有時義律乘轎買物。往來于市廛間。此時如遣敢死之士數十人。擒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屢次進言于當路。輒以現在講和。未可輕動。是可謂宋襄仁義之師矣。此可惜者一也。初十日賊退出。四方炮臺。將取路泥城三

元里村衆因其淫掠憤極鳴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絡一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衆僅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共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無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衆可恃愈擊愈多斯時我兵在城者萬餘齊參贊新到有生力軍五百名近在金山如其有令兩路齊出接應鄉民使其腹背受敵縱不克聚而殲旃當亦勦殺過半矣乃計不出此不知義律何時將余守請出屬其彈壓又不知何時余守私出城外爲夷人解和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姦一老婦人起畔雖人衆直烏合耳見官如此遂漸漸解散而夷衆乃得



遁回舟中。蓋逆夷自破虎門以來。未有如此之受創者也。事機之失。至今扼腕。夫逆夷滋事。豈但漢奸引導。實亦百姓使然。蓋粵東自少翁查辦烟案以來。禁與販杜走私。未免操之過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販之莠民。亦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爲絕我衣食之源也。故當逆夷蠢動之時。羣相附和。此等蚩氓。不畏王章。何知國法。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行。則前轍不能復蹈。而該逆又四布流言。以爲與官爲仇。絕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貪其利。頑民受其愚。雖督撫曉諭。示以能擒逆夷者賞有差。數月以來。絕无成效。及至賊破四方炮臺。復淫掠不堪。

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設使當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內應。而開門迎賊者。食毛踐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爲痛哭者矣。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卽兵亦不自知其爲兵。當粵中告警之時。官民无不引領而望。以爲某處調兵數千。某處調兵數百。指日雲集。似此小醜跳梁。不難卽日盪平。恃以无恐。乃夷衆未到以前。只風聞路中有搶掠人財物者。有毆傷差役者。及到省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无紀律。斯時心雖知其不可用。而猶幸其不滋事也。不料初五日後。徃徃互鬥。放手殺人。教

場中死尸不知凡幾。城中逃難之百姓。或指爲漢奸。或劫其財帛。內外洶洶。幾至激變。尤可異者。初二日。夷兵搶奪十三洋行。官兵襍入其中。肩挑擔負。遂有充數千百成羣。竟行遁去者。點兵冊中。從不聞清查一二。及至沿途討要口糧。竟有城外各處將逃兵數千。重新應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爲詞。當事者猶以衆兵追敵放賞。試思。追超敵人。理應向前。豈有迷路反走者。今日之兵如是。則異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是。則天下可知。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興言及此。能不痛哭乎。某以幹材。毫無遠識。然要好之心。未嘗不矢。諸夢寐。自到貴省。

于今四月。乃竟有此際遇。卽有時自盡。其分所當爲。然欲自効其力所能爲。無如分淺言輕。徒多掣肘。提庫中之國帑。惟有傷心。豎城上之白旗。能无指髮。旣承乏于此地。恐亦在衆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納手捫心。能毋痛哭。以上數事。皆係實情。無一虛誑。雖屬貴省。刼運使然。實亦

國家氣運所關。所慮一蹶不振。從此爲外邦所輕。更恐无賴匪徒。漸生心于內地。側身四望。天下能當重任者。更有幾人。欲著武功。惟有慎選大將。縱有小疵。未可輕調重兵。足下在同謫中。未知鄙見有當否。又福建水勇初

五日進城。適逆夷由陸路上四方炮台之時。督撫持令箭飭令出城應敵。無如將軍不開城門。將其攔回。而炮台從此不守。亦一恨事。

按廉訪是書。閩督顏伯燾得而上之。又照抄粵東民人

誓詞二帛。

卽三元里事

逆夷僞文五件。一并呈奏。因言粵東

辦理夷務。全局攸關。逆夷初無受撫之情。何以言撫。月內。據廣東抄來逆夷僞文僞示。及該省督撫節次知照種種情形。決非効命歸誠之象。奕山隆文。已于四月十五日移駐離城六十里之小金山。楊芳尙在城內。齊慎亦已入城納賄之後。无復亡羊補牢之計。若謂賊以銀

竄而去。必不再來。苟且于目前。又思彌縫于異日。計亦左矣。又言楊芳前于江西途次。接奉參贊印信。卽有以偏僻小港。惟該逆屯集貨物之語。甫經到粵。撫議又起。是楊芳之與琦善。其心思知慮。固已如出一轍。該二臣疊經

聖諭訓飭。猶敢復萌故智。突山陞文閱歷未深。猶可諉爲不諳軍務。楊芳老于疆場。事機坐失。咎復奚辭。廣東以虎門爲門戶。虎門一失。全勢已去。琦善弛備撤防。開門揖盜。而炮位守門之具。盡被攫去。否亦戕毀。楊芳初到。並不據實陳奏。仰求

聖恩寬以時日。鑄炮造船。訓兵練勇。俟奕山隆文到日。謀定而與之戰。一味胆大粗疎。至于債事。是時奕山若再扶同粉飾。

君門萬里。何以釋。

主上南顧之厓。查香港爲商船駛進內洋必由之路。其島曰洪香爐。上有營汛。居民於非偏僻小港可比。旣被占踞。不惟該夷船悉由其便。卽我商船駛入內洋。亦必遭其搜括。聞已早露其漸。我

朝統馭中外。尺寸之土。不可與人。香港一島。亦與定海何異。卽使計日可復。而烟船紛紛四出。等于游魂。此事終

无了局。啖虎狼以肉而欲止其搏噬。必不能也。又附片奏稱。正在封招間。又據探報廣東四月十五日一捐已奉。

俞允初八日勝戰甚懇。

恩旨等因。接閱之下。不勝駭異。四月初八日。廣東業已傾敗。罷戰。安得復有勝戰。卽初一日之戰。亦只小勝。旋即退散。是所奏以痛勦乞撫。欺朦。

天聽。大胆昧良。不料如此之甚。臣實無任憂慮憤懣。理合附片密陳等因。然。

上見夷情安帖。方飭各路官兵調回歸伍。而福建有新募。



之。水。勇。八。千。亦。以。粵。中。就。撫。散。遣。殆。盡。不。兩。月。而。厦。門。  
失。守。矣。靖。逆。但。以。六。百。萬。了。粵。東。之。局。而。不。能。禁。其。不。  
犯。閩。浙。是。直。以。六。百。萬。供。其。入。閩。入。浙。之。資。欲。其。無。得。  
隴。而。望。蜀。也。豈。可。得。哉。